

美·国·文·学·经·典

THE GUNDEL MUSEUM

光明天使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 著】 谢德辉 / 译

· 下卷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美·国·文·学·经·典

光明天使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 著】 谢德辉 / 译

· 下卷 ·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明天使/ (美)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Oates, J. C.) 著; 谢德辉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美国文学经典)

ISBN 978-7-80647-955-1

I. 光... II. ①欧... ②谢...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343 号

书 名: 光明天使·下

作 者: (美)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著 谢德辉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3.7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全二册)

书 号: ISBN 978-7-80647-955-1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调查/1
 镜中之像/7
 调查者/9
 克罗尔/21
 游泳池/26
 觉醒者/27

第六部 游戏

比特费尔德湖 1967 年 7 月

红土网球场/44
 夜之歌/48
 愤怒的精灵/57
 不和女神/61
 恶之兆/66
 肯普将军的秘密/73
 爱情/81

第七部 月光掌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80 年 8 月

出乎意料/86
 电报/95
 奇袭/96
 革命者/97
 情人/106



第八部 握手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79 年 6 月

死日/110
“苏维埃天空下的一天”/114
罪愆/116
通奸/121
施韦本海塞/123
启蒙/125
哦——/128
自白/130
溺毙/133
“精神性食欲消失症”/140
弗吉尼亚州布林唐沼泽/145

第九部 天生一对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80 年 9 月

鸽子/152
不祥之兆/167
苍蝇/172
沉在水底的浴缸/182
伊莎贝尔·德·贝纳文特·哈勒克之死/190
运转自如的一部机器/192
摇篮/193
凌晨四点/199

尾声 流放

译后记/218



调 查

所搜集到的证据，是零星的，分散的，残缺的。据说是他本人写的那几本笔记，字迹变得十分潦草——一点不像他的笔迹。他从去年夏天的《邮报》、《明星报》和《纽约时报》上撕下有关的报道和文章，因怕遭人非议，撕时只能蜷缩在图书馆的书架角落里。有时他则从管理员柜台上偷走报纸，躲进男厕所里放手大撕。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放进了他的材料袋——那只结实的塑料袋，上面有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鸡！的字样。

为夺取秘密成功，我将施展全部才能，欧文对他妹妹，对他唯一的朋友宣称，我在图书馆里收集材料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和熟练而又全面的技巧——说到底，我缺乏干这一行的天才，只能以勤补拙——从报上撕下谋害我们父亲的人的调查材料。因为警察认为此案已了结，因为委员会已认定确实存在着贿赂。

你怎么敢这么讲？——我意思是，你在哪儿打电话？柯尔丝顿不安地问。她的声音有时，特别是到了深夜，往往变得又细小又微弱，让欧文产生一种幻觉：她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

他的妹妹，他的共谋？

在我的房间里打电话，他说。门关紧了。

但他的挖苦没击中目标。柯尔丝顿说：电话可能被窃听——我不是说他们曾搭线窃听过爸爸的电话——他们会抢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下手从而取得主动权的——嗯——虽说他们也许借用不了联邦调查局的力量——或者五角大楼——但他们是有办法窃听的——需要时他们是敢无视法律的——我们不该谈这些——你会把事情全弄糟的——

你听说贾莱拉在芝加哥被杀了吗？欧文说，他作证后只几个星期就给杀了，是去参议院暗杀调查委员会做证的——调查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这是第三次或第四次调查——调查当然得进行很长时间——几年——

谁？柯尔丝顿问。你在说什么事？



卢基·贾莱拉，他进行了做证，虽然他实际上并没说出什么，但——

谁？卢基什么？

贾莱拉！欧文对着话筒叫起来。你没从报上读到？参议院正在调查肯尼迪和金的暗杀事件，已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我知道这和我们两码事，但这是一个教训——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警告——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人受雇杀了他，那么这个人的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个组织——

但柯尔丝顿沉默着。他想象得出她瘦弱的肩膀弓着，苍白的脸上神情顽劣。她眼睛也紧紧闭着——可能。信息太多将她弄糊涂了，对于她的推理能力，欧文开始感到失望。但他并不气馁，决心一个人干到底。即使她倒下了，他也要一个人干下去。

在校园里，欧文·哈勒克时时处处带着那个红黄两色的塑料袋。我的材料袋，他说。他脸上的胡子已很显眼——也许是忘记刮了——那么哪天就有他好一阵刮的——穿着运动衫，戴领带，笔挺的裤子：我进行会见时的服装。

证据慢慢地在增加。慢慢地。他相信自己的调查终有一天会大大地加快进程，但也知道目前还不会。

与一位政治学教授的会谈，长达一小时。这位教授在校园里以敢于发表左派言论而著称，但对欧文却怀有戒心，回答问题时拖着长腔、犹犹豫豫。对智利的情况，对 GBT 铜业公司的调查情况，对委员会的情况，对哈勒克的受贿……对他的自杀，那教授全说他几乎一无所知。他的专业，他告诉欧文，是远东地区。要是你了解洛克菲勒贿赂案的情况，我倒是能帮你忙，他不那么自然地笑着说，可是——南美的情形——铜——中央情报局——所有这些——我所知道的，恐怕不会比你从报纸上读到的更多。教授停顿了几秒钟。带着声控录音机（初入大学那一年伊莎贝尔的礼物，他用来录下教师的授课，摆脱记课堂笔记之苦）的欧文，又气又急。他知道眼前这滴水不漏的老混蛋正在思考是不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悲哀，事情真可怕，真希望我能帮上你的忙……但结果他只说了一声对不起。

录下一次电话会谈的企图，也失败了。会谈对象是华盛顿那个委员会的老人马之一——一位一贯声称是莫里的朋友的人。每当卡莱尔先生即将来听电话时，欧文就按下录音键。但是，答话的总是一位秘书，或是一位助手，总是问欧文是谁。千万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这是欧文为



自己定下的策略……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暴露，他母亲和尼克那圈子里的人就很快全都知道了……而他报出的假姓假名，又引不了鱼儿上钩。于是他径直闯到卡莱尔家里，但会谈却无收获。全然无一点点收获。零。

欧文，恐怕我是无法帮助你了。我的观点我已说过那么多遍了，你应该理解了。一切记录全都已公开，我无法推翻也无力挽回。我仍然很为莫里伤心，我也很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我无法帮助你，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的情况……欧文？

混蛋，欧文悄声骂道。应该绞死。

塞进材料袋去：《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三十三年前西弗吉尼亚州摩根城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化学研究专家醉心于抗血液凝固剂的研制，因为他认为这能延长他的寿命——让他活到二百岁。（他还研制出 BTH，一种应用于食品包装的化学药品，能延缓食物的腐变。）欧文几乎没法将这文章读到底，因为结局太悲惨了。他将结尾处略略扫了几遍，心里泛起了无比的同情感。那年轻的化学家显然是错误地估计了那种抗凝固剂的效力，结果直挺挺死在他公寓房间的床上，血浸透了他的衣服和床垫，厨房和浴间的地板上全是血。那年轻人曾把他研制的这种药称做“青春宝”。他死得很痛苦，国家药品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

还有一份学生报纸上的一篇长文。一次秘密调查的结论报告，调查的是 1950 年至 1973 年间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对大学进行调查的事。这真是件好事，欧文想，终于抓住这些龟孙们了，捏住这些家伙们的睾丸了。那次目的想要进行“秘密心理控制”的调查，花费了两千五百万美元。密码代号为 MK—UL—TRA，代号叫“蓝鸟计划”和“洋蓍计划”。有两项秘密指示没写在中央情报局的计划里：吉斯齐特基金会负责进行的医学调查，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的人类极限能力调查。在纽约城的妓院里进行的是“事先不告诉本人的实验项目”：让妓女吃下心理控制药物，然后通过两面镜子的折射观察她们的行为。新泽西州博登城感化院的犯人们，则被送到密执安州的威诺纳州立医院当做“性因性精神病”的研究对象。五名大学教授受雇——薪水极高——充当顾问。而那所大学的校长则宣称此事“与本校全然无涉”。啊哈，欧文说，我们这下可抓住他们了，他们的名字印成了铅字，置于众目睽睽之下……

但什么事情也没有。

什么事情也没有。

他把这题目带到他的俱乐部里。但他的朋友们对此没有多大兴趣。你们读过纽约伦堡法庭审判记录，让我们按照那次审判所表现的思想想一



想，欧文说，医学调查以及诸如此类——嗯——步纳粹之后尘——步纳粹医生之后尘——可是，没有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除了一个人，一个一头金发乱七八糟的小伙子，眉头永远皱着，好像对这世界充满了刻骨仇恨，据说他已有两门功课不及格。这些家伙算是得到报应了，我真希望《纽约时报》干他们一下——真希望合众社干他们一家伙——有人则说，二千五百万美元，全国无论哪所大学见了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的。而苏联人也在干坏事——只是我们知道得不太确切罢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啦，那几个教授现在可能全都不在学校了。

请想一下纽伦堡审判，欧文说，他那低沉有力的声音有如在法庭上那么沉稳，如果按照纽伦堡审判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我们会得到什么结论？

什么纽伦堡审判？有人问道。

哦天哪，别费心去回答他，有人轻声说，声音只响得让欧文一人能听到。

欧文留了张条子给他的论文导师。他不想见导师。校园太小了，你不想遇见的人，一天却可能会遇上两三次。于是欧文只好躲在图书馆里。我的论文将不能如期交出，他在一张白纸上仔细地用打字机打道，我的调查已移向了另一个领域。这就是说，我不打算毕业，也不打算进哈佛大学法学院了。我希望你没感到失望。他平静地自顾自笑着，看见了一个大腹便便、大汗淋漓、胡子拉碴的欧文·哈勒克带着他那个塑料袋在校园里摇摇摆摆地四处走。这可不是一般的小鸡！自从父亲死后——不，准确地说，自从他和柯尔丝顿在埃尔见面之后——同样一个身体生活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但一切全都变了，想起这一点，欧文就感到有趣。

在一般人看来，他依然是欧文·哈勒克，欧文·杰伊·哈勒克，是莫里和伊莎贝尔的性情敦厚的儿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切全都变了。

他在埃克塞特中学时有点认识的一个小伙子，现在已是个大学预科生了，穿着古怪可笑——紧身牛仔裤，L. L. 波恩牌皮靴，拉考斯脱牌衬衫浪荡地没扣纽扣，露出了雪白的有点凹下去的胸脯——是他把德塞海林胶囊卖给欧文的，但数量没他所说的那么多。你手里的货我全要，欧文说，我是你唯一的顾客，懂不？可那家伙却抬脚便走，他有的是顾客，有的是主顾。别像只蠢猪似的，哈勒克，那家伙甜甜地一笑说，可人已跨出了门槛。



一切全都同时发生，一切全都聚向同一点。比如，他的调查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他整天一点不休息地在图书馆里钻来钻去，那个塑料袋啪哒啪哒地打着屁股，嘴唇无声地唠叨着，一会儿把在图书馆义务服务的一名学生撞了一下，一会儿又把一本厚厚的书掉落到地上——可是，他突然蹲了下去。地上那本打开的一页上有一幅照片，欧文·哈勒克凝视着照片——照片渐渐清晰起来，是1899年美国陆军的一名士兵，站在一座古怪的小山顶上。欧文没去注意照片上那小伙子不耐烦的神情，目光只集中在那小山上，是——这怎么可能？——没错——不会——肯定没错——是一座由敌人尸骨堆成的小丘。

欧文爆出一阵大笑。他指着照片，对身边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笑着说，瞧，嘿，看见了？菲律宾人的骨头，我们站在菲律宾人的骨头上，我们全都穿上军装，瞧着这傻呵呵的龟孙站在头盖骨的中间——看清了？哦，事情可真是妙极了，欧文说，一面擦着笑出的泪水一面仍嗤嗤轻声笑着，这一切不会停止，这一切还将继续很长时间。

他撕开伊莎贝尔寄来的信，抽出支票。他的手指颤抖着。她在收买他，这儿是一张二百五十美元的支票。他忘记自己当时是要多少，但肯定没要这么多。几年来她一直在收买他，他必须在一个精神空间里把握住自己，一方面接受她的钱却又不与她的罪恶同流合污，一方面则要从根本上剪除这种罪恶。你的支票我收下了，伊莎贝尔，他说，但我不读你那卑鄙的骗人的信。

后来，他发觉自己正在字纸篓里翻找那封信——一般不会超过一张信纸，信纸对折着——但他能找到的只有一只撕开过的信封。

要么伊莎贝尔这次依然故意不给他写信，要么有一个同寝室的同学从字纸篓里取走了信。

是前者，他想道，没错，是前者。（因为不可能有信，不可能。怎么也不可能。）

她不写信了，怀着一种绝望的战栗，欧文想道。哦，你这下流坯，你知道了，是不？——你知道什么即将来临了。

一切全都同时发生，一切全都聚向同一点。

比如：一连五个晚上泡在布诺尔电影院里，这可能也是欧文正在继续他的调查的一种方式。《时代，黄金》、《深绿色》、《除罪使者》、《三色旋花》，每一部影片都使他大受启发，都使他大为兴奋。丹妮福的一个个特写镜头：脚，腿，手，鞋，长袜，以及长时间的乳罩和三角裤部位。



丹妮福——还有塞弗兰妮——还有那个“三色旋花”——不是伊莎贝尔·德·贝纳文特，但那瀑布似的金发，那思无邪的大眼睛，那心不在焉的神情，却又一模一样。也有一点独特的作风，有一点特殊口音。门帘里，窗户里，窥视孔里，处处隐隐约有她的身影。影片只能以她的惨死为结束，因为她已彻底堕落，彻底败坏，而且全只能归咎于她自己。她在她自己的梦中，是何等地不知羞耻……

但是，欧文将彻底改变这一切。



镜中之像

对，几个星期后乌尔里克·梅将这么对欧文说，一切全都同时发生。你完全正确。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刻——会有一切全都无不明明白白的时刻。

然后呢？欧文问，嘴唇哆嗦着笑起来。

然后？你总是那么缺少耐性。

又一个证据：伊莎贝尔的一件往事，其中所蕴涵的意义如此明晰，如此显而易见，真教他大吃一惊。（真是天生大笨蛋一个，欧文认识到，当时竟然一点也没意识到。）

伊莎贝尔斜靠在长沙发上，慵懒地将电话机架在肩头。电话是欧文在楼下接到的。我是尼克·马顿斯，请莫里接电话好吗？——可是莫里当然没在家，莫里白天这个时候不会在家——要将近傍晚，要六点以后——那么我可以和你母亲讲话吗？尼克很合乎情理地问。欧文朝楼上叫了声，于是伊莎贝尔接过了电话。事情至此绝对正常。

伊莎贝尔穿着白丝绸连衣裙，躺在房间里的一张长沙发上。这房间渐渐被人们称做是“她的”卧室，其实却是客厅，无论什么情况下，她总是“真正地”睡在大卧室里，和她丈夫一起。伊莎贝尔郁郁不乐，精神不振。脸上没化妆，前额镜一般光滑，脸颊颇丰满。她用低沉的声音说：当然很好……他们开了一部牵引车来……他们有惊人的本事……好好我知道了……对，我想是这样……我是……我别显示出来？……哦，天哪……你是想说……对，我知道了……我同意……万一真的出了车祸，万一我们中有一个受伤或是汽车真的被撞坏……也许我们俩又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什么？我以为快六点了呢，我回来时刚过五点，我当然很好，修理厂里一个男的送我回家的，汽车会修好的……对，我知道了，我同意……

他看见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伊莎贝尔，而是她镜中之像。一面落地大镜子。正好透过半开的门照清了她的房间。欧文十二岁了，脚步已



很重。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上楼去——脚步又快又轻地。

我当然没生气，伊莎贝尔继续在说，我有什么可气的？她低沉的声音里有一点听天由命的意味。而她的一举一动里都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懒散感：头发蓬乱仿佛是在大风中似的，连衫裙漫不经心地褪到腰间，没穿长袜的大腿，光着脚。她又是叹气又是笑，用一种又烦恼又欢乐又痛苦的口吻说：我有什么可气的……

她抬眼一瞥，偶然发现欧文正在注视着她。从镜子里。

只是欧文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怎么上楼去的——他在厨房里接的电话——他也无法很精确地回忆起伊莎贝尔当时是怎么看着他的。他依稀记得她先是沉默了：她一下愣住，沉默了。她躺在一张漂亮的桃色长沙发上，纹丝不动，好像手表上被固定住的钻。一位镜中的女人，斜躺在镜子里。他看着她的镜中之像，她看着他的镜中之像。接着，欧文走过了门口——走向他自己的房间。事实上，他刚从什么地方回家来，穿一件茄克衫，也许还穿着靴子。到底是哪一个月他已回忆不起，但想来好像是冬天。不管怎样，他对母亲电话里的交谈并不感兴趣。成年人的事，无论什么事，他都感到厌恶至极。

伊莎贝尔吃惊的目光。她那古怪的毫无表情的愣愣的脸……那表情或许只是被激怒了（她两个孩子的请求、骚扰，他们的声音和出现，都会激怒她）……或许……只是惊讶？

但欧文走过了她的门口，一点不感兴趣地。



调查者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柯尔丝顿乞求道。但欧文的态度坚如磐石：当然不能。

他需要一无牵累地上阵。他不需要感情。

那你打电话给我？柯尔丝顿说。

没法答应你，欧文说。我行踪不定。

你没有……你还没打算动手吧，是不？柯尔丝顿问。她的声音如此模糊，如此遥远，他的确听不见。但他很清楚她在说什么。

我为什么不？他说。

她没有回答。电话里一片死寂。

懦夫，欧文在心中说，脸上还笑了笑，现在看看谁是懦夫，谁在驾驶着战车。

但他嘴上却大声说，带着有点装出来的不耐烦的责备口气：当然不是。还没到时候。

他们的罪愆，是从一开始就可下定论的事实，欧文思忖道，但行动步骤——法律程序——调查应遵循的原则（虽则是非正式调查）——以及理智本身：全都要求来不得半点马虎。

五月十一日星期天，他乘地铁来到华盛顿。随身带着声控录音机，笔记本（蓝色硬封面上烫有“记录”两个金字，内页有线），一个钞票塞得鼓鼓的钱包。那塑料材料袋他留在宿舍里。里面的材料，连同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一起小心地放在一只皮包里，身边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东西。

克劳迪娅·卢埃恩，他取出名单思忖着，夏洛特·莫尔顿，博比·特恩，里德·西尔伯，哈尔·西韦特，菲利普·莫尔顿，记者普雷斯頓·克罗尔，莫顿·肯普，“汤姆·加斯特”……如果真有一个名叫“汤姆·加斯特”的贿赂牵线人存在的话……下面还有一些人名。我不是来采访，他将面露坦率的微笑说，更不是前来质讯，我只是想写一些你和我



父亲之间交往的回忆文章。我父亲和他朋友们的交往我都想写。你不介意我使用录音机吧——

经过巴尔的摩时，他突然想起莫顿·肯普现在已是患喉癌的垂死老人。一个再不能喝酒的垂死老酒鬼。一度声名显赫的将军。抓住肯普将军，欧文想道，他也爱上了伊莎贝尔，但却始终未能如愿。

也该抓住查尔斯·克莱顿。他是尼克·马顿斯的暗中支持者。哈勒克的丑行被暴露出来之后，尼克·马顿斯立即出了大名，查尔斯·克莱顿则急于摆脱与哈勒克的关系，急于和哈勒克事件保持距离……我当然知道莫里·哈勒克正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时刻，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些只涉及到个人问题的危机，我意思是，我知道他在委员会里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但我以为那只是分居引起的精神压力……夫妻反目……我从没听到过加斯特这个人。委员会在要求引渡暗杀嫌疑犯一事上受阻的事，我也从没听说过……我十分吃惊，十分伤心，十分……应该得到惩罚的人许许多多，欧文那杀气腾腾的手在笔记本上写道，但真正得到惩罚的却只有几个。没有时间了。

他装做在读一张别人丢下的《华尔街日报》，实际上却在偷眼打量跟着他上了地铁的几位旅客。几个穿三件一套服装的男人，提着公文包。一群散开落座的女人。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个躁动不安的婴儿。欧文选了一个很有利的座位——车厢最尽头，背后没有人。

伊莎贝尔的朋友中有那么傻呵呵的几个，经常开玩笑地在公开场合故意背靠墙坐着。但高雅的葡萄牙大使带着他年轻妻子来洛肯山 18 号吃饭时，却也喜欢坐在一个“最安全的”位置上。

安东尼·迪·皮埃罗在 70 年代中期乘土干航空公司班机从罗马去伦敦时，遇上了一起企图劫机事件，是意大利红色旅成员干的，但欧文不知道详细情形。（托尼不喜欢谈这类事情，伊莎贝尔警告她的朋友们说。听他讲还不如去看报纸。）还有尼克·马顿斯——可怜的尼克，曾经死里逃生！——在喀土穆差点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人质。

莫里的一生中也经历过几次可怕的遭遇。是不是比一般人更多——欧文不知晓。第一次是很久以前，欧文还没出世，在佐治亚州遇上了三 K 党暴徒。后来一次：这位是卡帕兰先生，莫里对欧文说，他今天开车送我们去海边。欧文眨着眼睛，望着那微笑着的高个子男人。这突然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男人，是政府派来“使他们的生活更方便”的。欧文那时大约六岁。再后来一次时他已十三岁。一位叫博耶先生的来洛肯山 18 号住两星期，红扑扑的脸，讲话像密西西比人一样，懒洋洋地拉长



元音。(爸爸正在调查黑手党,欧文妄加猜测地对柯尔丝顿说,我们随时有被炸死的危险……藏在汽车里的炸弹……信封炸弹……有一种炸弹能藏在电话机里,然后他们用无线电电波引爆……如此等等。你最好小心些。)

前智利驻美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和他的女秘书驾车行驶到谢里登广场时,在汽车里遭暗杀,那是莫里·哈勒克死前三年的事。外面谣传说,华盛顿当局——出于一般的“外交上”的原因——拒绝向智利政府施加压力,将下令实施暗杀的人引渡到美国。另一个可信程度更少的传闻则是,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过去曾是和平队工作人员,有左派分子嫌疑,他们不久前在墨西哥成立了一个暗杀俱乐部,以及这俱乐部的种种神秘之处——后来又传说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指司法部,似乎已打算着手进行调查。

有没有联系?——当然有联系。但欧文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思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思想开无轨电车。

他翻阅着笔记,反复阅读剪报,屡屡为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而感到吃惊——虽然事件与他所进行的调查毫不相关。中央情报局支持下的阴谋集团,暗杀了智利陆军司令雷内·施奈德,这仅仅是十年前的事……世人瞩目的暗杀萨尔瓦多·阿连德……铜业跨国公司们,GBT 铜业公司,肯尼科特铜业公司,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卡车司机的罢工,商会的骚动,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智利的“使其不稳定”的秘密政策……一群谋杀犯,欧文无可奈何地想道,但我们又能怎么样?没有时间了。

如果是他们置他于死命,欧文推论道,那是出于政治。如果他是自杀,那是出于爱。

看不出克劳迪娅·卢埃恩对他的提问或对他的模样有什么反感之处。(我怎么一副模样?欧文想到这一层时为时已晚。他多久没刮胡子了?他的手指摸到了一大把猪鬃。)她身上芬芳四溢,讲话软声细气,举止亲切和蔼,甚至有股慈母的意味。这漂亮的妇人与伊莎贝尔一样年纪,但看上去显得老些。这教欧文甚感慰藉。因为,若是显得更年轻些的话,他心中不切实际的性欲之火也许将无可遏制。

录音机出了点小毛病。但这小毛病倒是提供了闲聊的话题。我是一点也摆弄不来任何机器的,克劳迪娅笑着说。她准备上前来帮忙。欧文注意到她那奶油色的高跟鞋极漂亮,还有那无懈可击的脚踝。

你们俩都和——嗯,都和托尼·迪·皮埃罗睡过觉吗?欧文真想这



么问。一阵哈哈大笑可怕地袭来。

要我帮忙吗？克劳迪娅问。她几乎靠到了他身上。

克劳迪娅是伊莎贝尔在华盛顿最老的朋友之一。她们俩在芒特弗诺大学时是同学，但伊莎贝尔读了一年或两年后就退学了。克劳迪娅当然知道伊莎贝尔的一切事情；而克劳迪娅的事情，伊莎贝尔也无所不知。——尼克·马顿斯也是你的情夫吗？欧文真想问。他的手指颤抖得如此厉害，怎么也没法将录音机的卡箱合上。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着。欧文鼓励她说说有关莫里的“一切事情”。她望着地板，点着头，嗯嗯哼哼地表示同意。（莫里是最……莫里是那么……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1955年，伊莎贝尔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深深爱上了，他将做她丈夫，我当然有点惊讶……我们见面后我认为……我为她感到高兴……如此温柔如此亲切如此富有绅士风度……）

好，欧文突然说，很好，现在请谈谈尼克好吗……

尼克？

尼克·马顿斯。尼克。

关于尼克的什么？克劳迪娅问。

欧文仍然盯着地板，竭力藏匿起笑容。那女人两条诱人的腿交叉着，其中一条还在微微晃动，极轻微。也许是脉搏跳动的缘故。

你是问你父亲和尼克之间的友情？克劳迪娅问。

我是问我母亲和尼克之间的友情。

克劳迪娅沉默了一会儿。欧文偷偷抬起眼来，看见她装出一副绝对茫然无知的神情。一只手摆弄着她蓬松的“打过霜的”头发上的一只龟甲梳子，另一只手搁在膝盖上。她穿着一件黑色丝衬衫，黄色亚麻裤子，戒指上的方形钻石，和伊莎贝尔的一般大。一个有钱的女人，欧文想道，一只有钱的骚货。他真想将自己发烧的脸埋到她的乳房中间，把自己颤栗着的身体压到她的身子上。

我母亲和尼克之间的友情！他稍稍抬高声音嚷道。

克劳迪娅皱起眉头望着他，竭力挤出笑容，两手握在一起，踌躇地说不知道伊莎贝尔和尼克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友情……他们三个人一直很好，莫里、伊莎贝尔和尼克……可怜的琼倒确实是怎么也融合不进去……

伊莎贝尔和尼克，欧文单刀直入地说，我今天来此，就是想谈谈伊莎贝尔和尼克。